



曹文軒作品

曹文軒◎著

# 山羊不吃天堂草

- 第三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首獎
- 1994年「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小說類  
長篇創作最佳獎
- 1994年中國時報「開卷」周報一週好書榜
- 1994年誠品書店「青少年文學」寒假書單

聯經



1911年11月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第1111期

# 山羊不吃

# 百草

白话文

白话文

白话文

白话文

白话文



曹文軒作品  
長篇小說

# 山羊不吃天堂草

曹文軒◎著



曹文軒作品

# 山羊不吃天堂草

2010年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曹 文 軒  
發 行 人 林 載 爵

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  
編 輯 部 地 址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6 1 號 4 樓  
叢 書 主 編 電 話 ( 0 2 ) 8 7 8 7 6 2 4 2 轉 2 1 3  
總 經 銷 聯 合 發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所 台 北 縣 新 店 市 寶 橋 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  
電 話 : ( 0 2 ) 2 9 1 7 8 0 2 2  
台 北 忠 孝 門 市 :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6 1 號 1 樓  
電 話 : ( 0 2 ) 2 7 6 8 3 7 0 8  
台 北 新 生 門 市 :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 4 號  
電 話 : ( 0 2 ) 2 3 6 2 0 3 0 8  
台 中 分 公 司 : 台 中 市 健 行 路 3 2 1 號  
暨 門 市 電 話 : ( 0 4 ) 2 2 3 7 1 2 3 4 e x t . 5  
高 雄 辦 事 處 : 高 雄 市 成 功 一 路 3 6 3 號 2 樓  
電 話 : ( 0 7 ) 2 2 1 1 2 3 4 e x t . 5  
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 3 號  
郵 撥 電 話 : 2 7 6 8 3 7 0 8  
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叢 書 主 編 黃 惠 鈴  
編 輯 王 盈 婷  
呂 淑 美  
劉 力 銘  
封 面 設 計 讀 力 | 設 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ISBN 978-957-08-3546-5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山羊不吃天堂草/曹文軒著. 初版.  
臺北市: 聯經, 2010年2月(民99年).  
352面. 14.8×21公分(曹文軒作品集)

ISBN 978-957-08-3546-5 (平裝)

859.6

99000537



曹文軒作品  
長篇小說

# 山羊不吃天堂草

曹文軒◎著



# 目次

---

005 山羊不吃天堂草

## 作品導讀

326 撥雲見日少年路◎李潼

331 苦兒成長的故事◎張子樟

## 作家與作品

339 作者手蹟

340 大話曹文軒◎彭懿

344 我的爸爸◎曹征雁

347 曹文軒寫作年表·得獎紀錄





明子覺得自己被一泡尿憋得慌，便去找廁所。他很容易就找到了，但那個廁所總是朦朦朧朧的，他好像從沒有見過這個廁所。他有點猶豫不決。他想讓自己拿定主意，可頭腦模模糊糊的，生不出清醒的意識來。尿越來越憋人，小腹一陣陣刺痛，伴隨著，還有一種麻酥酥的感覺。他搞不清楚自己的這泡尿是撒呢還是不撒。他覺察到自己的身體很沉重，彷彿被捆綁了似的。他想掙扎，可意念似乎又不特別清楚。一會兒，這些感覺又慢慢地消失了……。

這是深夜時分。

城市在酣睡中。秋風好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在無人的大街上遊蕩著。夜真是寂寞。發藍的燈光毫無生氣，疲憊地照著光溜溜的大街。秋風搖著梧桐樹，於是大街上沒有斑駁的影子在晃動，像是一個灰色的夢，偶爾有幾片枯葉離了偎依了好幾個月的枝頭，很惶惑地在燈光下晃動著。其情形，像一片薄玻璃片扔進水中，在水中忽左忽右地飄忽著下沉，不時地閃出一道微弱的亮光。它們終於落到地上的枯葉裡。當風大了些的時候，這些枯葉就順著馬路牙子往前滾動，發出乾燥而單調的聲音，把秋夜的靜襯得讓人感到寒絲絲的。

\*馬路牙子：鑲嵌在馬路兩旁並微微凸起的部分。

彷彿在極遙遠的地方，傳來一聲火車的汽笛聲。

這裡有一座高大而古老的天主教堂。教堂頂上，那個十字架在反射到天空中的半明半暗的燈光中，顯得既哀傷，又莊嚴神聖。在深邃的夜空下，這個凝然不動的簡潔的符號，還顯出一派難言的神秘和威懾力量。

在教堂的背後，沉浮在夜空中的，是一座座高大的現代化建築。它們的高大，使人有一種渺小感和一種恐慌感。它們是在僅僅幾年的時間裡面，令人吃驚地矗立在人們的視野裡的。它們把遼闊無垠的空間變得具體了，也使空間變得狹小了。它們使人無法迴避。但這個城市裡的人，並不都知道，這些建築在白天或是在黑夜，到底是用來幹什麼的。它們的不斷凸現，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變化。彷彿它們是屬於另外一些對他們來說十分陌生永不可溝通的人的。

與教堂的神聖以及這些建築的高大形成一個極大的反差，明子他們師徒三人所棲身的小窩棚，在這夜色中，就顯得十分猥瑣和矮小了。

小窩棚搭在距教堂不遠的一座大樓後牆下的一片雜樹林裡。

是他們用從建築物的廢墟上撿來的木頭、油氈和垃圾堆裡撿來的塑膠薄膜以及紙箱板等搭成的。白天，當明亮的陽光把大樓照得更加華貴時，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大堆垃圾。

他們來到這個城市已經半年多了。至今，明子對這座城市還是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他覺得這個他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遙遠的，陌生的，永不可到達的。城市對他來說，是永不可解釋、永不可捉摸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時，他隱隱地還感到了一種恐怖感和一種令人難受

的壓抑和悲哀。他在小豆村生活了十六個年頭，很少想到在兩千多里地以外還有這樣一個世界。他原以為，世界本沒有多大。他六七歲時，甚至認為，這個世界除了小豆村，只還有一處地方，離小豆村大概要走一天一夜的路程。世界就這麼大。當半年前，他和師傅、師兄又坐汽車又坐火車地行了兩天兩夜，被拋到這座城市時，一方面他感到驚奇和激動，一方面又感到暈眩和緊張。這個在小豆村機靈無比的孩子，常常顯得局促不安、愚蠢可笑。他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卑下心理。當他很呆笨地站在大街上，或呆頭呆腦地混在人流中時，本來就生得瘦小的他，就覺得自己更加瘦小了。那種隱隱約約卻緊追不捨的自卑感，一陣一陣地襲擊著他的心靈。

他常常地想念那個平原上的貧窮不堪但卻讓他感到自足的小村子。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生活在這個並不屬於他們的世界。

夜在一寸一寸地縮短。

明子又覺到了尿憋人。他又朦朦朧朧地見到了廁所。這回，來不及再考慮了。當廁所的形象一出現，幾乎就是在同時，尿就又急又沖地奔流出來了。尿熱呼呼地從身體下部的一條渠道流動著，又把一種微痛但很舒服的感覺散布於腹部乃至全身。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覺。他沒

\* 人流：像河流似的連續不斷的人群。

有想到尿尿竟是這樣一種讓人愉快的事情，當終於尿完時，他的身體像繃緊的弦鬆弛下來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覺得身子下面有點溫熱，心微微緊張了一下。

兩隻貓在不遠處的垃圾箱裡同時發現了一塊什麼食物，搶奪起來，並在喉嚨裡呼嚕著，各自警告著對方。後來竟互相廝咬起來，不時發出淒厲的尖叫聲。

明子突然一下醒來了。身子下面的溫熱感也一下子變得十分明確。一個意識猛然跳到腦海裡：尿床了！

他用手摸著褥子，證實著尿濕的面積。情況真使他害臊和不安：褥子幾乎都濕了，並且濕得很透，能絞出水來。

他一動不動地躺在濕呼呼的褥子上。

他幾乎是肯定地覺得，與他同睡一個被窩抵足共眠的師兄黑罐，此時此刻，是醒著的，並且正在十分清楚地用後背忍受著那醃人的潮濕。

明子心裡有一種深深的歉意。

明子的印象中，上次尿床距今大概才半個月時間。

這個壞毛病，像沉重的陰影一樣，一直攆著明子，使他很小時就有了一種羞恥感。隨著一

\* 醃人：又作「淹人」。汗液、尿液等浸漬皮膚使人感到痛或癢。

歲一歲長大，這種羞恥感也在長大。明子的身體發育得很不好，又瘦又小，像一隻瘦雞，走路來，顯得很輕飄。他的臉色總是黃兮兮的，眼睛深處駐著不肯離去的憂鬱。這大概與這毛病總有點關係。

明子認定，這個毛病是過去喝稀粥喝出來的。

在明子關於童年的記憶裡，有一個很深刻的記憶，那就是喝稀粥。家裡的日子過得十分窘迫，一天三頓，總是喝稀粥。那是真正的稀粥！把勺扔進粥盆裡，能聽到清脆的水音。如果用勺去攪動一下粥盆，會瞧見盆中翻起的水花，在水花中稀稀拉拉地翻動著米粒。他很小的時候，就能自己用一雙小手抱著一只大碗喝這稀粥了，直喝到肚皮圓溜溜的，像隻吃足食的青蛙。如果用手去敲肚皮，就像敲著一只牛皮鼓。晚上那一頓，尤其喝得多。不知怎麼搞的，小時候是那麼困乏，一上床就睡著，一睡著就醒不過來，困乏與尿多的矛盾的直接後果就是尿床。天長日久，就成了習慣，夜裡有了尿，就不由自主地流瀉出來。

明子長到十歲以後，這個毛病雖然好了些，但卻一直不能根除。

當自己用身子去焐乾濕漉漉的褥子時，明子有時甚至對自己有一種深深的仇恨。

離家之後，明子總是小心翼翼的。他不能讓師傅發現尿床。在他看來，師傅是凶狠的，甚至是可惡的。他不願看到他滿臉惡氣的臉色。晚上，他盡量少喝水，並盡量遲一點入睡。入睡之前，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往外跑，哪怕是一滴尿也要將它擠出來。可是，這並不能杜絕這一毛病的再現。如果，他一人獨自睡一張床，也許能使他的心理負擔小一些。然而，這小小的窩

棚，只勉強夠放兩張床，師傅自然要單獨占一張，他不得不和黑罐合睡一張，並且不得不和黑罐睡一個被窩，因為他們兩人只有這一床被子。他家勻不出一條被子來讓他帶上。

明子把雙腿張開，把雙臂攤開，盡可能多地去焐潮濕的褥子。他的臀部和後背已感到火辣辣的酸痛，但他只能一動不動地忍受著。他睜著眼睛，很空洞地望著棚頂。他想讓自己想一些事情和一些問題，可總是不能很順利地想下去，常被臀部和背部的火辣辣的灼熱感打斷。

黑罐也一動不動地躺著。

明子知道，這是黑罐在默默地忍受著痛苦，而裝出根本沒有覺察的樣子，以使他不感到歉意。可是明子在明白了黑罐的這番心意之後，心裡卻越發地感到羞愧和歉疚。

明子歪過腦袋去看睡在棚子另一側的師傅。遠處折射到窩棚裡的燈光很微弱。明子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師傅那顆摘了假髮後的亮霍霍的禿腦袋。「三和尚！」明子在心裡情不自禁地默念了一聲，覺得這名字很有趣。他無聊地玩味著「三和尚」，暫時忘了身下的難受。明子和黑罐在背後開口閉口都稱師傅為「三和尚」。他們覺得他就應該叫「三和尚」。「三和尚」這個名字最自然，最真切，最得勁。

三和尚心中似乎有什麼重大的怨恨，翻了一個身，從胸膛深處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有一陣，他似乎呼吸有點困難，吸氣出氣，都變得急促和沉重，還夾雜著痛苦的呻吟聲，像是在夢魘中掙扎著。

明子感到有點害怕，禁不住靠緊了黑罐。

明子覺得他和黑罐與三和尚之間有著一種冷漠，有一種敵對甚至仇恨的情緒。他和黑罐有一種結成同盟以抵抗三和尚的凶狠和喜怒無常的默契。

明子被煎熬著，等待著天明。

在這似乎漫無盡頭的煎熬之中，明子的靈魂也在靜悄悄地增長著韌性。心底深處的羞恥感，卻在激發著種種可貴的因素：自尊、忍耐、暗暗抗爭、不低頭顛、不受他人欺騙、憐憫一切受苦的人……。痛苦反而使他對人生和生命有了這種年齡上的孩子所沒有的體驗和成熟。若干年以後，當他成爲一個堂堂正正、道道地地的男人時，他會感謝身體的痛苦和童年時受到過以後還將不斷受到的生存和生活的苦難的。

他平靜地堅持著。

黑暗在漸漸淡化，城市在慢慢甦醒。

三和尚的禿頂更加明亮起來。明子甚至可以借著天光看到棚子角落上掛著的假髮。明子記得，一到這座城市不久，三和尚就到處打聽著哪兒賣假髮。這件事對他來說似乎實在太重要了。彷彿他此次遠行，不是爲來幹木匠活，而是專爲買假髮來的。那天，明子和黑罐正在收拾棚子，一個中年漢子倒背雙手，大搖大擺地走到了他們面前。他們只顧收拾棚子，沒有理會這位中年漢子。「嘿，黑罐、明子，你們眼瞎啦！」明子、黑罐略一吃驚，掉過頭來，鎮定細瞧：三和尚！三和尚咧著嘴笑著，有幾分得意，又有幾分難爲情。明子第一次發現，三和尚原也是一個長得很有風采的男人！那烏黑烏黑的假髮，完完全全地覆蓋了那丘「不毛之地」，使他

一下子年輕漂亮了許多。當三和尚轉過身去，請明子和黑罐欣賞時，明子忽然看出了破綻，那假髮只不過像頂帽子，遮不住後頸和耳根旁的光溜，邊緣齊刷刷的，反而將那幾處的光溜襯得格外光溜，讓人看了心裡驚扭。當三和尚一伸手，像揭掉頭皮一樣，將假髮一把抓下時，明子感到了一陣惡心，渾身起了雞皮疙瘩。「猜猜，多少錢？」明子和黑罐猜不出。「一百八十塊！」這個數字讓明子和黑罐感到咋舌。再說，三和尚又是個吝嗇鬼，一分錢不是掰開花，而是數著格子花，怎麼竟下狠心掏一百八十塊買這麼個玩意兒？但明子後來有空回想那次他在蘆葦蕩裡見到的情景時，他完全理解了三和尚這一空前絕後的慷慨行爲。從此，三和尚出門必戴假髮，並且在黑罐從垃圾堆上撿回的那塊破鏡子前好一陣調整和端詳。

遠處樓上，誰家違抗居委會的規定而偷養的公雞叫了。從門縫中漏進的曙光，使煎熬了半夜的明子心裡產生了一種衝動。

三和尚從被窩裡伸出胳膊，很難看地打了一個哈欠，然後眼皮上翻，去望他的假髮。他的眼神告訴人，每當他凝神望著它時，他心裡會泛起許多往事，許多情緒。對於他來說，它的意義似乎是無比豐富和深刻的。

三和尚忽然皺了一下眉頭，用勁嗅了嗅鼻子：「哪來一股尿騷味？」

\* 一分錢不是掰開花，而是數著格子花：大陸的硬幣，其圓的外側有齒輪狀凹凸，俗稱爲「格子」。「一分錢掰開花」即形容一個人用錢吝嗇，而「數著格子花」則比之要更爲吝嗇。



明子緊張了一下，沒有吭聲。

三和尚支起身子，又嗅了嗅鼻子：「確實有一股尿騷味！」  
明子閉上眼睛。

「黑罐、明子，你們聽著，以後常洗洗你們的大腿檔和臭褲衩！」

「我們洗了。」黑罐答道。

「那哪來的尿騷味？」三和尚掀起自己的被子聞了聞說，「以後夜裡再撒尿，跑遠些撒，別在門口撒。」

黑罐「嗯」了一聲。

「天亮啦，起來吧，洗把臉，一起到路口小攤上吃油餅喝豆腐腦。吃完了，明子直接去等活，黑罐跟我到那個絕八代的人家接著幹。我天南地北，做了這麼多年木匠活，沒見過這麼，摳門的人家！」

明子等黑罐起了床，才起床。他把被子放平，蓋住了褥子。

三人走出門大約一百步遠，黑罐說：「你們先走，我覺得涼，回去取件褂子。」說完，掉頭便回。

\* 摳門：吝嗇。